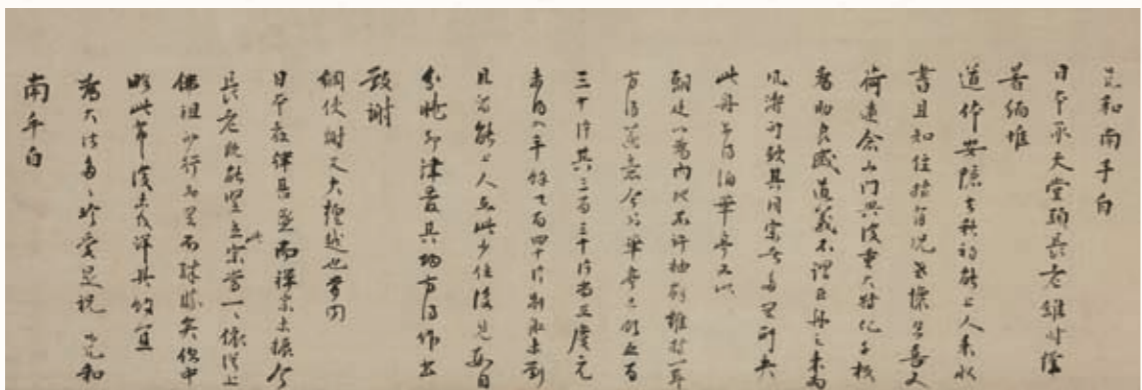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 山門疏 五島美術館藏



圖二 與聖一國師尺牘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關於日本遺存的宋元禪僧墨蹟——以敬叟居簡及其〈齋梅坡吟友宿山見貽偈〉卷為例

弓野隆之

二〇〇六年，在大阪市立美術館及東京五島美術館，展出了「書之國寶 墨蹟」。此展覽內容橫跨十一、十二至十五世紀後期，包括中國及日本禪僧的墨蹟，以及附有自贊的肖像畫（頂相），共有一百九十五件作品，規模盛大。

在此展覽之前，我們仔細調查了在日本曾出版過的書籍、競標目錄等所刊載的圖版，將所能確認的墨蹟作品列出，作成了《墨蹟資料集》（註一）。依照此項調查的結果，書法和自贊頂相作品（除去其他畫贊作品），

共有兩千兩百四十七件；其中中國寶有三十六件、重要文化財有兩百九十二件，這些構成了展覽會的基礎。本次的發表，將以之前的調查為基礎，試提出關於日本遺存宋元墨蹟的幾個問題。此外，並試著將墨蹟在中國書法史上定位，以敬叟（北磻）居簡及其作品為例，針對部份做一介紹。

關於墨蹟的各項問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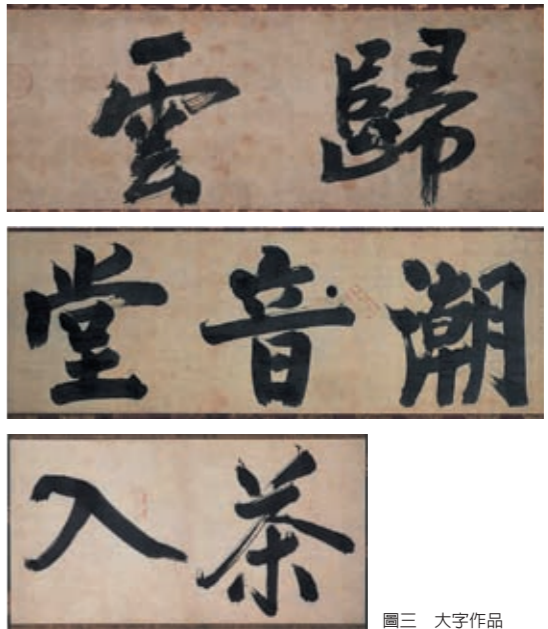
宋元禪僧墨蹟，在中國幾乎已佚失，但卻有許多在日本流傳了下來。在日本，這些被當作禪宗寺院的師承

證據，獲得尊重及保存。又自桃山時代（十六世紀）起，茶會盛行，墨蹟被當作最高級的掛軸，而成為鑑賞對象，價值更為提升。據當時的茶會記錄可得知，圓悟克勤、無準師範、虛堂智愚、中峰明本、古林清茂……等中國僧侶的墨蹟，時常可見。所謂禪，以宗教及思想為本，自文學藝術至生活樣式，廣泛且深遠地影響日本文化，因此才会有許多作品被指定為國寶及重要文化財。

雖然墨蹟長久以來被當作貴重鑑賞物，但關於墨蹟的研究，卻很難

斷言有一定的進展。可由各方面考察出原因如下。首先，判定作品的真偽十分困難。以下舉無準師範的作品為例。圖一是五島美術館所收藏的作品，題名為〈山門疏〉，被指定為國寶，但事實上卻名不相符，內容是關於建設徑山設施的勸說詩文及其序文。這件優秀作品，在絹本上充滿著有律動感的行書揮毫，並予人威嚴感，但最後的署名部份看來卻像出自別人之手。圖二則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國寶〈與聖一國師尺牘〉。聖一國師又稱圓爾，自日本赴宋，獲無準師範所授的認可。圓爾回國後隔年，聽聞徑山遭火災而全毀，得到富豪協助，送去一千份木材。本作品便是做為謝禮的尺牘，揮毫嚴謹且沉著。此兩項作品皆十分優秀，但是否真出自同一人之筆，仍有疑問。與其說是偽作，更可能是請有能者代為書寫。此外，如圖三這類的大字作品也有不少流傳下來，但並無法斷言是出自同一人之手，也許是為了匾額題字，因應需要製作而成。

一般來說，僧侶們在誦禪經閒暇



圖三 大字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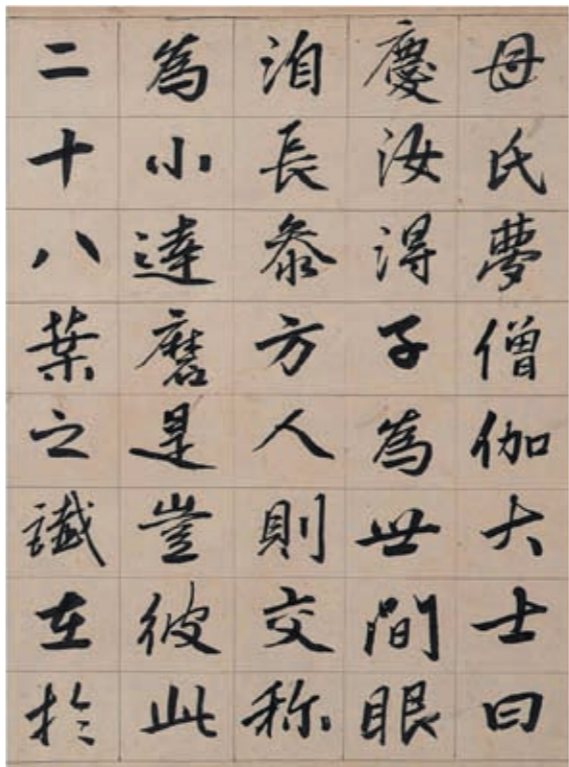
之餘，常習字自娛，若以傳統書法角度來看，有不拘規格，因此單以技術面來觀察，無法成為判斷依據。且文獻資料又少，即使閱覽禪僧語錄或傳記，也很少言及書法。但是，例如圖四古林清茂之作，顯示出了正統且渾厚的筆法，而圖五則是他的弟子竺仙梵僊爲了老師而揮毫的碑文，其中可明顯看出習自於趙孟頫的痕跡，可知也有習熟筆法的僧侶。此外，衆所皆知，蘇軾、黃庭堅、趙孟頫等文人，與禪林皆有深厚關係，他們的書法對

僧侶們有很大影響。若著手考察這些文人們的關聯，相信研究的範圍也許將更爲開闊。

至今爲止的墨蹟研究，主要大多是指對於日本文化史的領域。日本自古以來的鑑賞紀錄，雖然記載著作品的尺寸以及文字數量等，但幾乎未觸及作品的內容及書法，反而只注意裝裱部份。的確，佈的種類及組合，能夠反映出各個茶人的喜好及時代流行，且爲作品更增添一層光彩，對於墨蹟及相關文化的研究，擁有重要的



圖四 古林清茂書蹟



圖五 竺仙梵僊書蹟

意義。但針對各作品筆跡的基礎比較研究，卻尚未有所進展。此外，爲了判定作品真偽，必須調查其內容。禪僧的詩文及法語確實極爲難解，若無法得力於禪學研究者，便難以詮釋。另外，對照印記以及墨、紙、印泥等材料，也是有所必要的吧。

提到宋元書法史，必定不離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、趙孟頫等名家。但在今日，不僅是這些二流書法家，對於他們周圍、或是底層支撐這些書法文化的人們，想來也有著眼的必要。就此點來說，在中國書法史上，嘗試爲墨蹟明確定位，我想應有一定程度的意義。

初探敬叟居簡墨蹟

一、敬叟居簡之遺墨

敬叟居簡（一一六四—一二四六），俗姓王氏，又作龍氏，字敬叟，四川潼川人。在故鄉廣福院隨圓澄出家，臨徑山（杭州）別峰寶印禪師。接著又跟隨阿育王寺（寧波）佛照德光禪師習法十五年，成爲臺州般若禪院住持，移至報恩光孝寺。後因

病而辭，居飛來峰（杭州）北磻十年，因此通稱北磻居簡。之後，遍住湖州、安吉州、常州、平江府等寺院，最後成爲淨慈寺（杭州）第三十七代住持。除了《北磻禪師語錄》一卷之外，常作詩文，現存作品有《北磻詩集》九卷，《文集》十卷，《外集》一卷，對日本五山文學有非常大的影響。（註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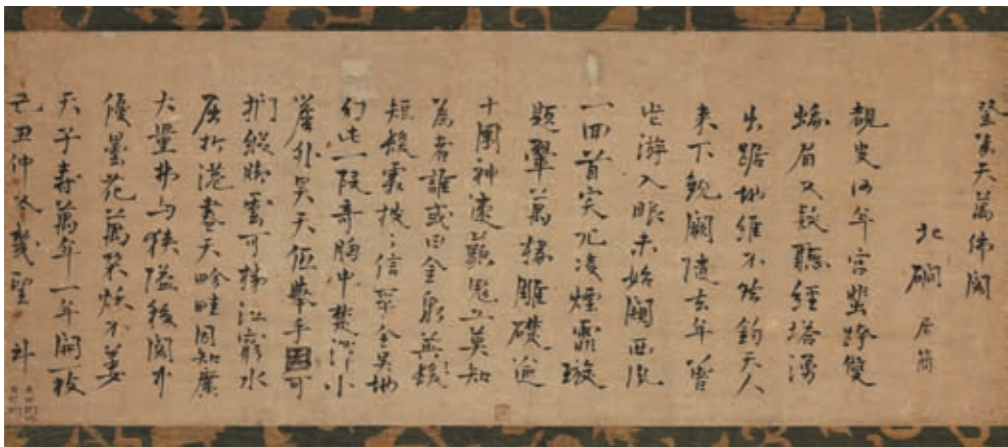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本茶席上所使用的墨蹟，經考證年代最古老的，便是敬叟居簡的作品。在茶會記錄《松屋會記（久松會記）》中，關於天文六年（一五三七）西九月十二日晨間，記載如下（註三）：

一，給京都十四屋宗伍 久政壺人 牆上掛北磻之文字 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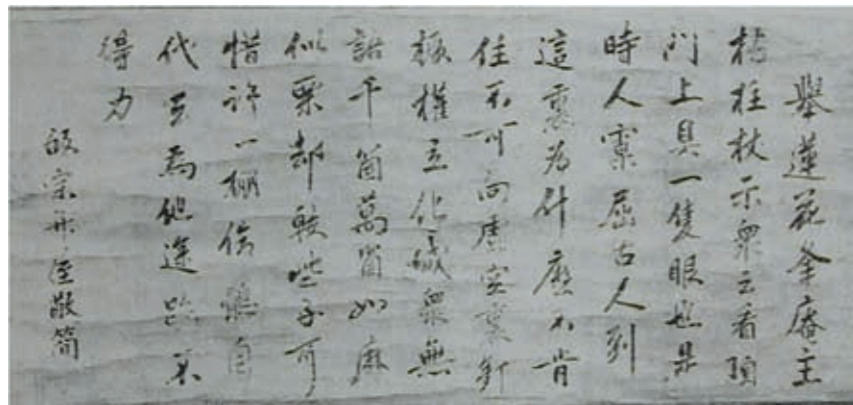
此墨蹟是否流傳至今，無法判定，目前所能確認的敬叟居簡墨蹟以及畫贊，有以下八件（圖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）：

圖A、B、C三作的書法，有獨特的筆勁，且筆畫有銳利稜角，風姿俊爽，並可明顯見到留白的章法。比起圖A、B可見到更爲輕巧的筆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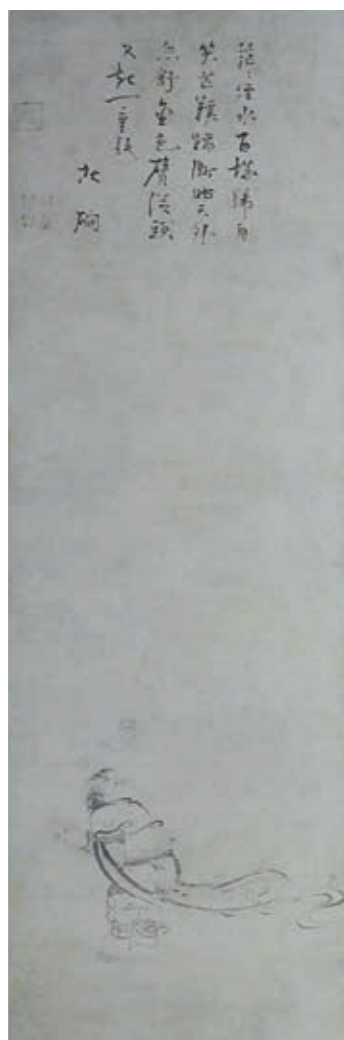
圖C是行書的草稿，因此頗富自然之趣，但也是同樣系統的作品。圖D比起前三作，字更爲大，筆法厚重沉著，結構也較寬闊。圖E的筆脈不相



圖A 登承天萬佛閣（重要文化財） 紹定2年（1229） 66歲 31.5×80.9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

圖F 法語 26.1×56.4公分 所藏不明(松平家傳來)



圖H 傳顏輝善財童子像贊 89.8×29.4公分 日本私人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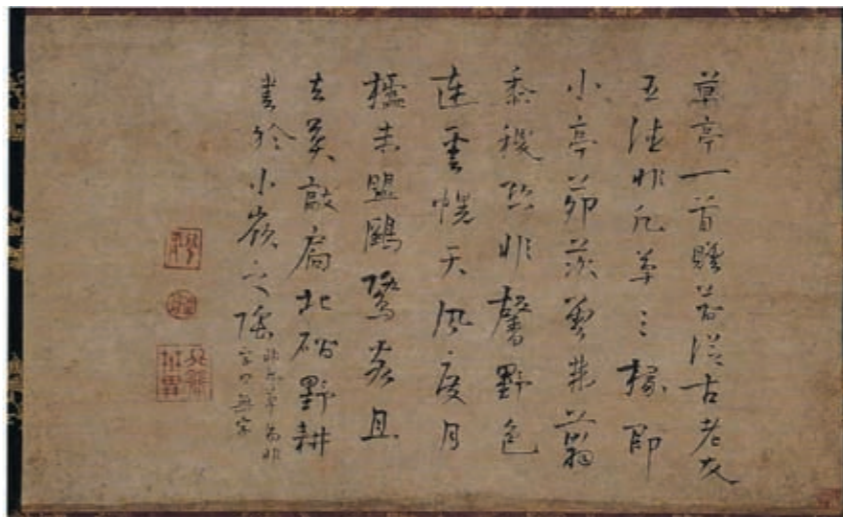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G 牧溪政黃牛圖贊 68.8×29.7公分 根津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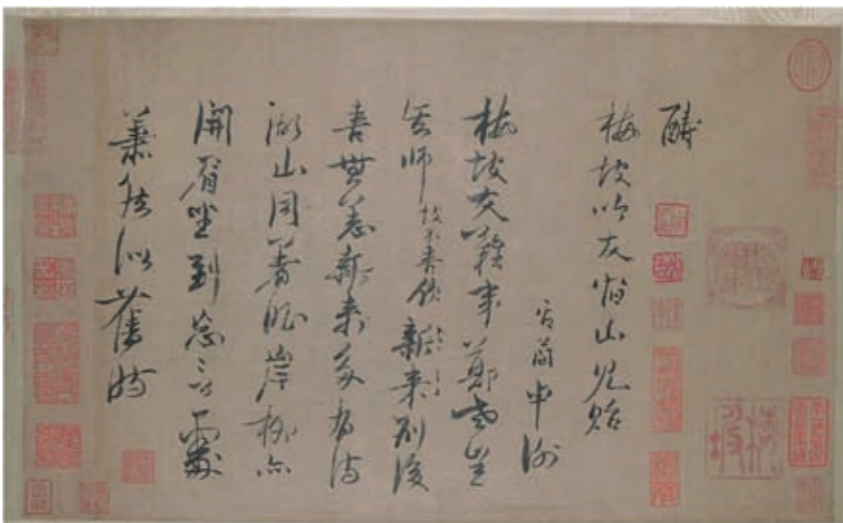
跋平江寧上人孔子廟堂碑
書學廢，識書者益少，韓愈稱義之俗書，吾所以望後世者益狹。虞書孔子廟堂碑，唐人駁駁晉人者。南北壤斷，履跡實繁，此本蓋亦未易得。嘗自其殘缺處而求其全，沈潛往復而遺其全，然後殘缺之大全，了了在目。雖有智巧不得，而形容

於語言之間也。
跋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
貞觀初，歐虞褚薛，以王佐之才弄翰，追配二王。謹嚴瘦勁，歐陽絕出。流落天壤間者，何限獨化度寺記，醴泉銘最為珍玩。習之者，往往失其韻致，但貴端莊，如木偶死於活處，鮮不為吏牘之歸。履刻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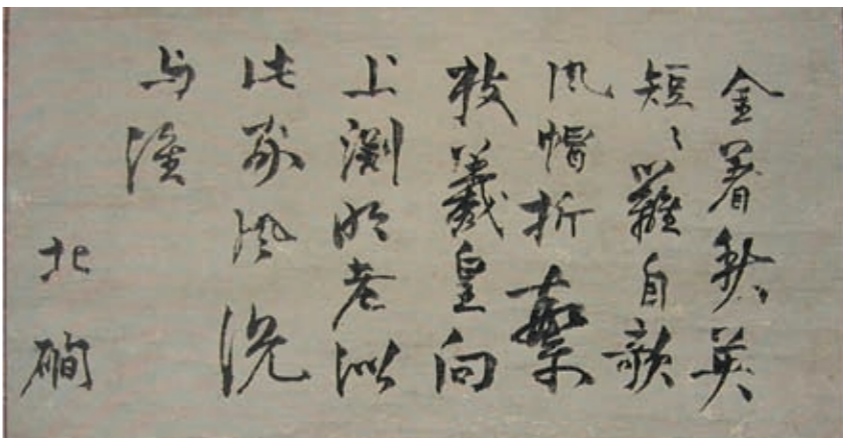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人亦罕識真。忽見此本，殆未易得。反復數日，書以歸之。
此兩則內容皆短，但卻是理解敬叟居簡學書及書法觀的重要資料。首先，呈現出了「書學廢，識書者益少」這樣一個整體性的認識。然後，他批判了韓愈在《石鼓歌》（註五）中貶王羲之為「俗書」，而使得後世的學書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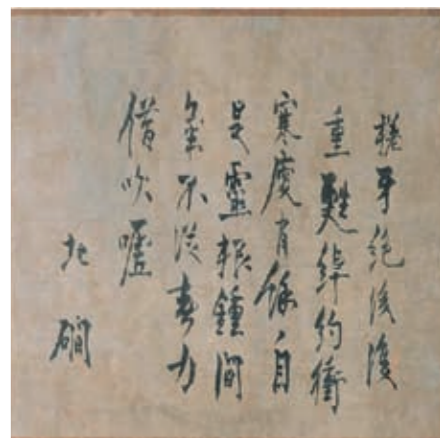
圖B 草亭偈 30.0×49.1公分 Sanritsu服部美術館藏



圖C 靜梅坡吟友宿山見胎偈 本紙 23.5×35.0公分 日本私人藏
靜梅坡吟友宿山見胎。居簡申謝。梅坡友難事，鄭老豈其師。坡不喜飲。新來別後喜無恙，新來多有詩。湖山同著眺，岸柳亦開眉。坐到忘言處，蕭然似舊時。



圖E 偈頌 25.2×47.1公分 日本私人藏(西脇家舊藏)



圖D 梅樹偈(重要文化財) 28.2×46.1公分 正木美術館藏

通，且毫無章法，不得不讓人有所疑問。圖F與前面作品相比，完全是出自別人之手。圖G、H是為畫贊，仍可捕捉到敬叟居簡的書法風格。
二、敬叟居簡的書法觀
如前所述，敬叟居簡富詩文之

才，留下《北磻文集》十卷（註四）。其中卷七中收錄有題跋，也可見到與書法有關的跋。本節將摘錄其中幾則，來探索敬叟居簡的書法觀。
首先，舉幾則與學書對象有關的例子。

所期望之道路更為狹隘一事。此外，還可得知他「沈潛往復」、「反復」地學習虞世南的《孔子廟堂碑》及歐陽詢的《九成宮醴泉銘》。那麼，對於後世的書法，他究竟有什麼期望呢？且他為何如此熱心習這兩碑呢？他把初唐四家「歐虞褚薛」當作「追配二王」的存在，且將他們的書法看做「駸駸晉人」。也就是說，他主張透過初唐，追溯晉人，尤其是二王。接著，由於「南北壤斷」，因此「贗跡實繁」，而感嘆「贗刻誤人」，「流落天壤間者，何限獨化度寺記，醴泉銘最為珍玩」實道出了《化度》及《九成宮》這兩碑拓的現狀。同時他也表示，目前所閱讀的兩拓本，不僅優秀，且「未易得」。由此可得知，敬叟居簡對拓帖的狀況做了客觀的分析，的確具備了鑑別能力。此外，關於歐書，他甚至道出了學書的啓示。他評道歐書「謹嚴瘦勁」，若習此書者，「但貴端莊」，反而會失去書法的靈活性。

接著是關於北宋文人諸家的跋，舉例如下。

六十三歲時，具體記載了場所「北磻壘鳳泉」、「介亭之陰」，此點頗值得玩味。《跋五公帖》中否定了針對米芾的貶詞，並對秦淮海（秦觀，一〇四九—一一〇〇）、參寥（道潛，？—一一〇六頃）、無爲子（楊傑，一〇五九進士）、辯才（一〇一一—一〇九二）的書法做簡短評論。「西菩僧舍」是明智寺，元祐中，改名西菩寺。位於臨安縣四十八里，蘇軾曾造訪，參寥、辯才留題，秦觀之子湛作記。（註六）

南宋文人中，也有針對前述的張九成、陸游等人的跋，但值得注目的是以下這則。

跋虞仲房隸字

丹丘林詠道，出虞兵部書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、王宰山水圖兩篇。隸法壞自公始，然亦自成一家。搏搗騫騰，鯨鵬撮摩，夭矯容與，煙雲卷舒，數十年間豐功厚德之所載識，借公爲重，不專在翰墨也。不知公者，獨以隸古稱，豈知公哉。昔歐公以墨君稱文湖州，而其篆真草隸皆入神，道德文采明照人。前

跋東坡海外三帖

一帖，喜五仙雲構落成。一帖，市雲母煮膏。見公衛生有經，謂其求長生。恐不見後一帖。（割注）樓攻媿跋此帖云，坡彭祖廟詩云，空餐雲母連山盡，不見蟠桃著子時。今有十斤之需何耶。

跋山谷綠茹贊真蹟

山谷草聖，不下顛張、醉素，行楷弗逮也。然皆自成一家法，如玉謝師弟不冠不履，雖流俗人盛服振袵不如也。右綠茹贊，疑其宜州腕力潛微時作，不然何以綽約柔緩也如此。

跋譚浚明所藏山谷岩下放言真蹟

放言，放於規矩準繩之外，而不失規矩準繩。然字亦放，若孔子從心時不逾矩矣。往往不識此等氣象，故有軟語之譏……右五篇，字字有法度，爲公非家藏。今爲譚浚明所珍。寶慶二年清明，北磻壘鳳泉，展玩於介亭之陰。

跋五公帖

或謂，前輩貶米南宮字，如仲由未見孔子時。吾未見其貶也。秦

公誦其詠驚，歐云，與可捨得耳。好賢莫如歐公，而以墨君失之文湖州。後世謹無以隸古稱公而蹈墨君稱湖州之轍也。

虞仲房，諱以良（一一二七—

七四？），字仲房。篆隸，尤其是善於隸書，著《篆隸韻書》。泉州九日山有其隸書《祈風石刻》。林詠道，諱師貼，字詠道。巧於篆隸，師法張謙中、虞仲房。敬叟居簡稱虞以良之書法「隸法壞自公始」，道出隸書書法的轉捩點，這是敬叟居簡依書法史所判斷出來的結果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也認同虞氏的書法成就，給與贊辭「搏搗騫騰……」，歸究其原因爲「數十年間豐功厚德之所載」，不只稱讚書法，還稱讚其人格，並舉例來驗證之。而「法壞」至「成一家」，可說是禪僧獨特的見解。

關於禪僧墨蹟的題跋，收錄較多，但言及書法的部份卻很少。

跋圓悟真蹟

示惠悟宜人語，在建炎初元仲夏，老子間關江淮煙塵時也。一言一語，務開晦昧，正人心，揭正眼。

淮海，飄飄凌雲之氣，見於觚牘。參寥，謹嚴而踈蕩，稱其爲人。無爲子、辯才師，字雖不工，率意信手，拔俗千丈。西菩僧舍故帙中得此。五公豁然眼明。

由以上的跋，可窺知敬叟居簡的鑑賞對象。在禪林諸僧的列中，可見到他也傾心於蘇、黃。關於蘇軾的書法，在此跋中並未言及，但在《跋橫浦帖》一則中，他曾道「橫浦不喜東坡，晚自嶺外歸，始誠服焉。」藉著提起橫浦（張九成，一〇九二—一一五九），來表示他對蘇書的敬佩。對於黃庭堅的草書，他稱其「草聖」，給了黃庭堅不亞於張旭、懷素的最高評價，並將行楷當作一家。只是，他雖以「王謝師弟」、「孔子從心時不逾矩」的比喻來贊賞，但也質疑《綠茹贊》是否爲黃氏最晚年宜州時期（一一〇三—一一〇五）的作品，形容其「腕力潛微」、「綽約柔緩」。自此可得知他的態度，是尊重黃書但並非盲從，且爲了判定書寫時期，必定閱覽過許多黃書。此外，寶慶二年（一二二六），敬叟居簡

曾無纖毫自爲安適，計蓋佛祖在人間世，別無它事，惟此事耳。自此歸雲居，尋歸少城。婆娑大隱得人。雖不若全盛時，潛符密契，若惠悟者未易。一二數攬此，舊墨使人拳拳。

跋九峰了應瀉山警策後

彭門九峰了應比丘，使山陰正受比丘，作歐陽率更楷書法，書瀉山警策，欲鑿石以示人，俾人於端楷心畫中識古人懇切語，如食瞑眩而起沈痼。曩余客吳興，見名相之學者，讀此書。置書而作曰，鄙野遠庭，不足取也。則語之曰，吾猶病其文采爛然也。揚雄之文，信屈聱牙，終有俟於後世子雲。若瀉山之鄙野遠庭，亦俟後世子雲矣。

跋諸尊宿帖

翰墨不足論諸老，然皆可觀。若雲與訥，固擅書名，佛智老禪，又自得筆外意。韓子蒼評大慧書，如古錦囊師子。非老於研墨者，未易語此。

圓悟克勤的跋是依照法語內容來書寫的，提到作品年代爲建炎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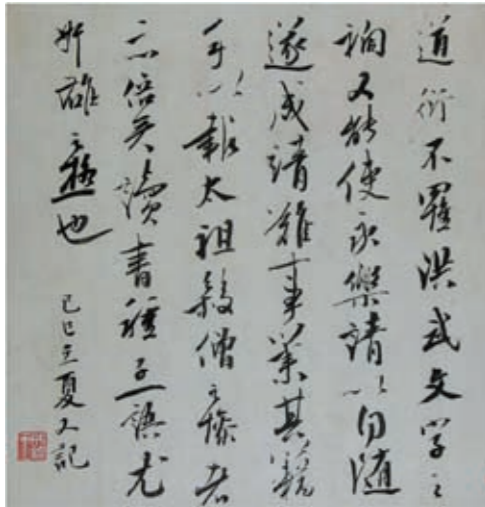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16 成親王 己巳（嘉慶14年，1809）立夏題跋二

吳榮光《辛丑銷夏記》卷二，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

葉夢龍《風滿樓書畫錄》

潘正輝《聽風樓書畫記》卷一，道光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三）

曾被刊載於以上地方，《辛丑銷夏記》、《聽風樓書畫記》是翁方綱之前題跋的翻刻。

並曾被以下叢帖刻入：

成親王《詒晉齋摸古帖》第四冊

葉夢龍《風滿樓集帖》第三冊，道

光十年（一八三〇）

此外，本卷成親王第一跋當中記載：

嘉慶乙丑，刻詒晉齋帖，借摹於商邱陳伯恭先生。五月十八日記。成親王。

可得知是一八〇五年自陳崇本借用的。

接著想試著檢討這些題跋及紀錄。關於敬叟居簡的略傳及人品，多有紀錄，提及書法的文句全部如下：

句語合作，字畫得體。（道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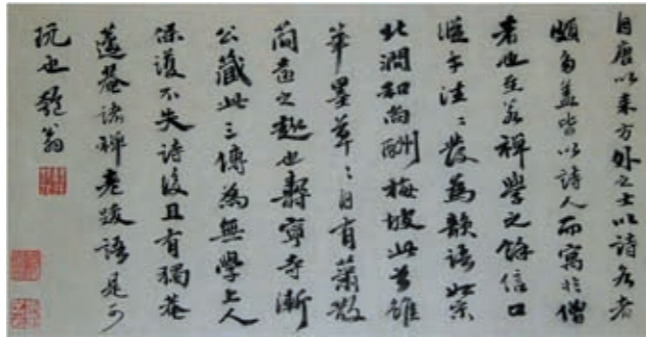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12 吳寬（1435-1504）題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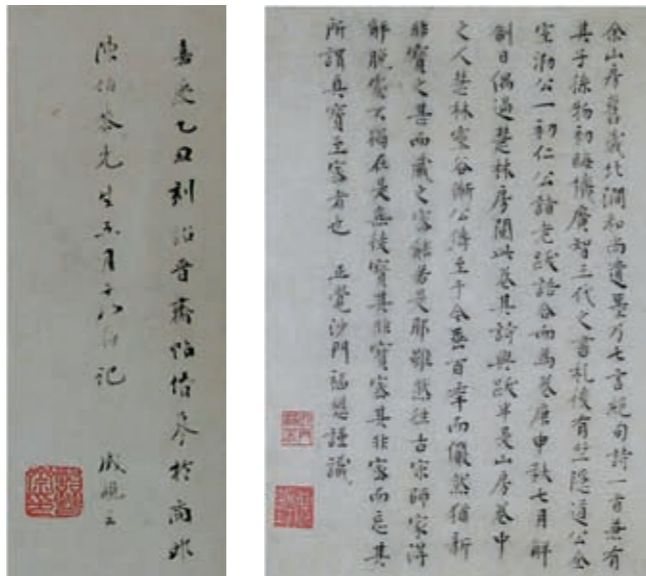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15 成親王（1752-1823）嘉慶乙丑（10年，1805）五月十八日題跋一

圖 C-13 大林福懋（16世紀）題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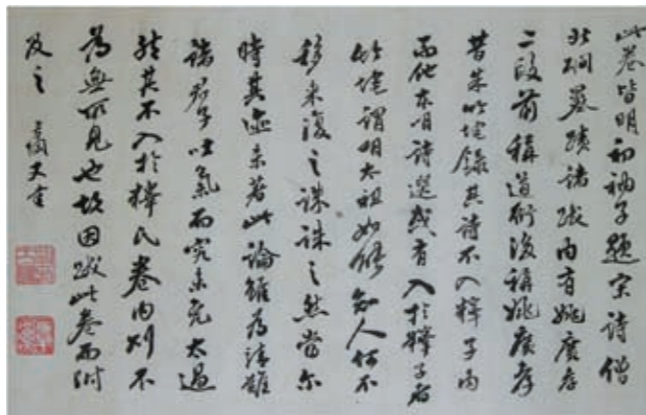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14 翁方綱題跋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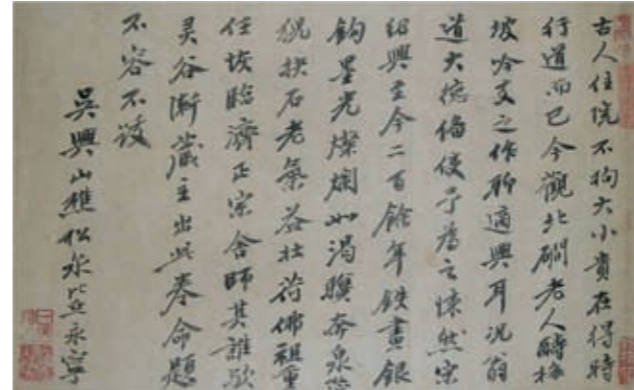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9 松泉永寧（生卒年未詳）題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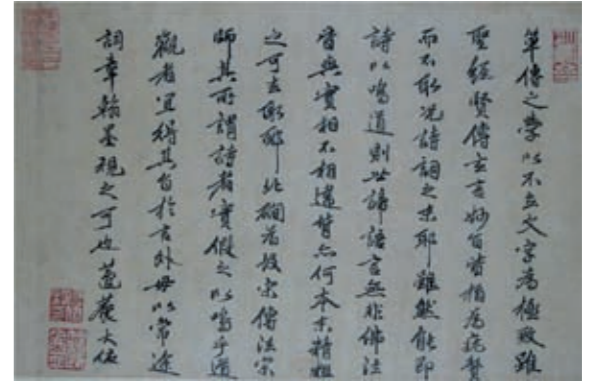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6 蘧庵大佑（生卒年未詳）題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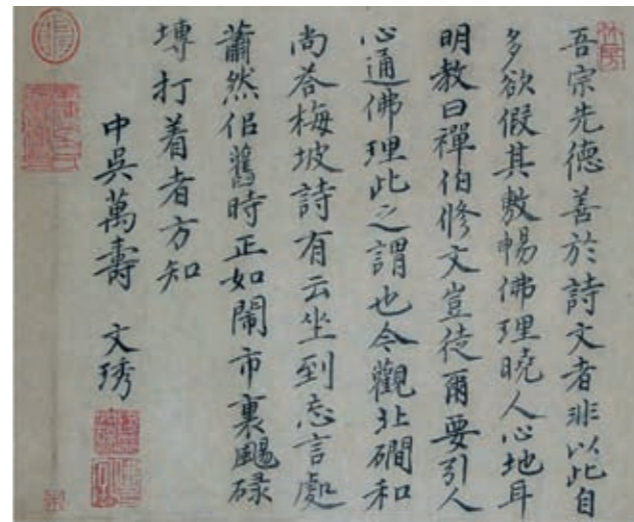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10 南石文琇（1345-1418）題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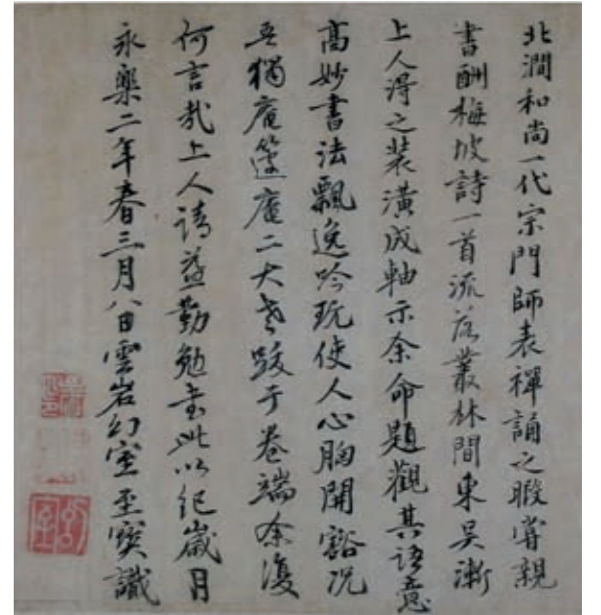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7 雲峯幻室至寶（生卒年未詳）永樂二年（1404）春三月八日題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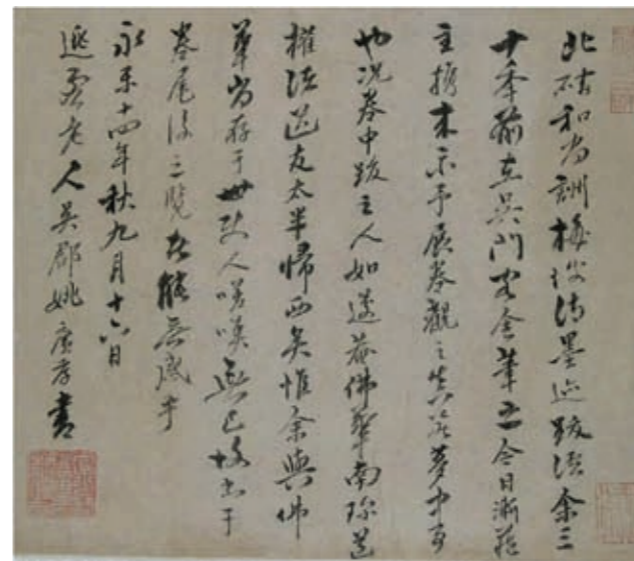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11 姚廣孝（獨庵道衍）永樂十四年（1416）秋九月十六日題跋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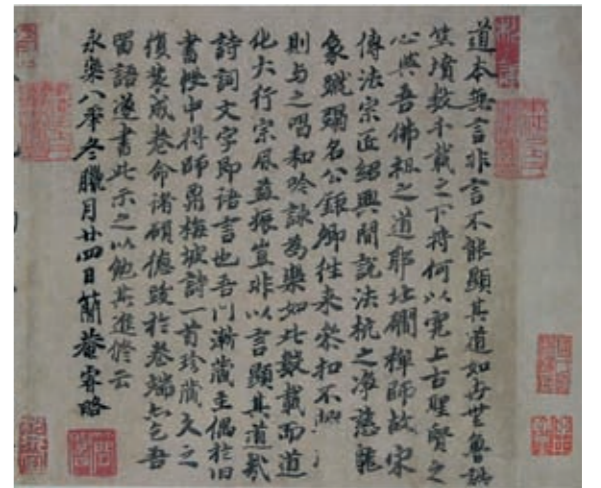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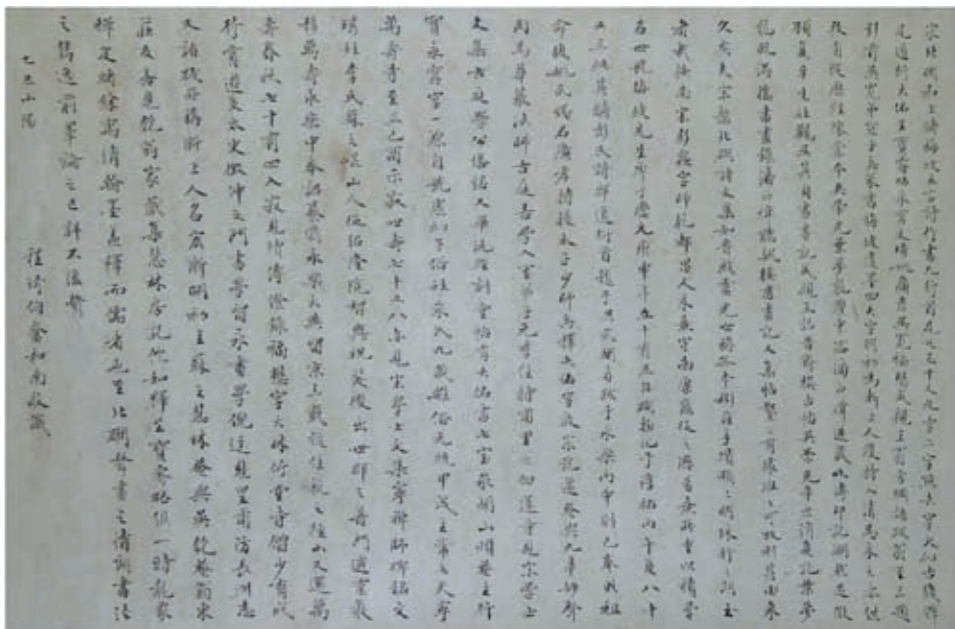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C-8 簡庵會略（生卒年未詳）永樂八年（1410）冬臘月廿四日題跋



圖C-17 程琦（1911-?）乙巳（1965）小陽題跋

語意高妙，書法飄逸，吟玩使人心胸開豁。（至寶）
鐵畫銀鉤，墨光燦爛，如渴驥奔泉，怒猊抉石。（永寧）

莫逆之交（註十），庚申為嘉靖三十九年（一五六〇），到此時，至少持續有兩百年之久，在蘇州慧林房成為鑑賞對象。
此後，本卷在明末清初時，被朱之赤所獲得，而吳其貞是在乙卯（一六七五）十二月九日於蘇州朱我安（臥庵，之赤）家中觀之（註十二），常熟人顧復也曾閱之，因此十七世紀後半為止，此卷應落在蘇州乃至江南。接著十八世紀左右可能又被送往北京，被翁方綱、陳崇本所藏，一八〇五年，成親王刻入《詒晉

雖筆墨草草，自有蕭散簡遠之趣也。（吳寬）
行書如古錢。（顧復，程琦亦引之）
聲畫之清明，書法之雋逸。（程琦）

「飄逸」、「雋逸」可看出，與傳統筆法不同，是風格秀逸的書風。「渴驥奔泉，怒猊抉石」應是指運筆蒼勁、筆勢險峻，在《徐浩傳》（註七）可見此句。即便如此，結構卻「得體」，呈現出「蕭散簡遠之趣」。總合諸家見解，應是如此評價。至於「如古錢」之意，尚待考證。
接著，整理了本卷的傳承。自道衍之後明初的六僧七跋如下：

落落叢林中。（道衍一）
流落叢林間，東吳浙上人得之，裝潢成軸，示餘命題。（至寶）
吾門漸藏主，偶於舊書帙中得師酬梅坡詩一首。珍藏久之，復裝成卷，命諸碩德跋於卷端，亦乞吾留語。（睿略）
北磻和尚誨梅坡詩墨迹跋語，余三十年前，在吳門客舍筆之。今

齋摸古帖》。十九世紀前半被運往嶺南，轉手吳榮光、葉夢龍、瞿中溶、潘正煒、張敬修等人，葉將其刻入《風滿樓集帖》。二十世紀時，被海上的徐放所收藏，傳入東瀛，轉手東京的林熊光、程琦，傳至今日收藏者。
如同此卷，傳來路徑明確的宋元墨蹟，除去寺院所藏不外露的作品之外，日本也所藏不多。因此本卷在中國是少有的特例，吳寬甚至用「保護」一詞，便可知此墨蹟極為寶貴，而受到尊重。

日，漸藏主，攜來示予。（姚廣孝，即道衍二）
東吳的漸上人偶然在舊書帙中得到，並裝潢成卷，請諸碩德題跋，已有三十年。姚跋為永樂十四年（一四一六）所題，一三八〇年代中期，洪武中發現。
而關於東吳漸藏主，自以下兩跋可得知。

壽寧寺漸公藏此，三傳為無學上人保護不失。（吳寬）（註八）
庚申秋七月解制日，偶過慧林房，閱此卷。其詩與跋，半是山房卷中之人。慧林靈谷漸公，傳至于今垂百年，而儼然猶新。（福懋）

吳寬撰有《慧林房記》，文中提到「慧林房」原為「慧林菴」，元大德中創建。漸宏於明初時曾居於此，洪武二十四年被編入「壽寧寺」，因此改稱「慧林房」。（註九）且吳寬曾寫這跋時，「無學上人」「保護」著此卷。福懋生卒年不詳，曾與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門下交遊，與陸光祖（一五二一—一五九七）為

結論

本次發表，指出了關於墨蹟研究的幾個問題，並且考察了敬叟居簡及其作品之例。本研究尚在起步階段，此次只是初探，介紹了敬叟居簡的書法觀，及他在中國傳承下來的其中一項墨蹟。墨蹟不僅是日本文化史及中日交流史的研究素材，對於擴展中國書法史的研究視野，也是十分貴重的資料。此外，關於敬叟居簡的作品比較，以及題跋，還有〈齋梅坡吟友宿山見貽偈〉之卷的詳細內容，筆者預定發表於其他稿件之內。

作者任職於大阪市立美術館

註釋

1. 《書の國寶 墨蹟》展圖録・附録，大阪市立美術館・五島美術館編，讀賣新聞社，2006。
2. 見《續傳燈錄》卷三五，《增集續傳燈錄》卷一，《續燈存叢》卷一，《五燈嚴統》卷二〇等。
3. 名兒耶明，「墨蹟の鑑賞」（《書の國寶 墨蹟》展圖録）。
4. 本稿所用底本有以下兩種：
* 中華再造善本·唐宋編·集部（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崔尚書宅刻本影印）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
* 日本內閣文庫藏應安七年（1374）刊本
5. 韓愈《石鼓歌》云：藝之俗書趨姿媚、數紙尚可博白紙。
6. 《咸淳臨安誌》云：智寺在縣西十八里波亭鄉。初，山之西有光互天，現菩薩像，僧道志立茅廬其下。元祐間，因建佛殿，遂名西善寺。治平二年，改今額。熙寧七年八月，蘇文忠公同毛君實，方君武訪，參寥、辯才，遂留西善山留題。建炎間重修，秦少遊之子滉為記。有清涼池、明月池、雙峰堂、滌軒、賢秀軒、西資閣、見山亭。又秦湛寺記略云：於潛之西昔有光屬天，現菩薩像，其時僧道志茅廬其下，遂聚邑人之錢而廟佛焉，號西善寺，實唐天祐中也。本朝改曰明智，今謂其山猶曰西善。辯才既從此山行道，吳越山中之徒思踵其武，踴躍精進。
7. 《新唐書》卷一六〇《徐浩傳》云：浩父嶠之善書，以法授浩，益工。嘗書四十二幅屏，八體皆備，艸隸尤工。世狀其法曰，怒猊抉石，渴驥奔泉。
8. 發表者對於吳寬跋的筆跡，稍有疑惑。有可能是將製作好的複本與真本代換。只是，「壽寧寺」、「無學上人」之名，除此外他處並無，因此採用。
9. 《匏翁家藏集》卷三三《慧林房記》云：慧林房，舊名菴，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。元大德庚子，有吳十四公者，捨其居以建，而初主之者，曰明慶也。慶傳崇杰，杰傳某珪，珪傳某賢，賢傳與齊，齊傳永默，默傳宏漸。當國初，有詔天下佛寺，大可領其徒者，餘悉撤而遷入之。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，更以房名，時洪武辛未也。
10. 皇甫汈《長洲縣志》卷一四·僊釋云：福懋，字大林。竹堂僧。少有戒行，畫學倪迂，書宗智永，清絕可愛。嘗遊文太史徵明之門，聲各（此處疑為誤字）籍甚，與陸文選光祖尤為莫逆交。
11. 吳其貞《書畫記》卷六云：……以上十九圖，全卞公觀於蘇城歸希家……時乙卯十二月八日。……居簡和尚詩帖一卷。紙墨如新。是北宋人。前題吳梅溪遺跡四篆書，後有姚廣孝等八九人題跋。……以上七種，全卞公觀於蘇城朱我安家。時則觀歸希之圖畫第二日。